

# 我和佩雷斯的耳語

沼 荷

經常有朋友問我：「你在多個國家常駐過，最喜歡哪個國家？」這實在難以回答。菲律賓是我文化外交生涯的第一站，好像我的「初戀」；美國（華盛頓）是大多數外交官嚮往的國度，但我卻有不順心的時候；以色列雖然是個小國，但其文化極具特色……土耳其、南非、韓國、洛杉磯（美國）也都各有特點。若非得讓我選出一個國家不可，我只好選擇以色列了。

以色列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發祥地，又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升天之地，對世界文明產生過巨大影響。《聖經》中許多地點都可在當今的以色列找到。猶太人的聰明才智、奮力掙搏、自強不息，讓人感動，也讓人刮目相看。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猶太人對華友好，這是一個知道感恩的民族。

以色列人講究實際、注重實效，不太拘泥於繁縟的禮節，做事認真、雷厲風行，否則難以在幾乎四面為敵的惡劣環境中生存與發展。這點從以色列的高官做事風格中可以得到印證。

我於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八年在

特拉維夫工作。大約一九九六年下半年，王昌義大使宴請剛剛卸任的總理佩雷斯。我作為陪同人員之一。我們原以為佩雷斯會穿正裝來赴宴的，因此我們都西裝革履並打領帶，衣冠楚楚的。沒想到「老佩」出現時衣着很隨便，上下身穿的是不同顏色的服裝，還沒有打領帶。他剛進來時，我們都很緊張。王大使又是講法語的。他不先開口，別人也不好說話。因此，大家尷尬地站立數秒鐘，不知說啥是好。這時站在相對靠前的我走上前去，靠近佩雷斯的耳邊說了句「悄悄話」。

佩雷斯哈哈大笑，然後他也湊近我耳邊嘀咕了幾句，我也會意地笑了。站在前面的大使笑着問我們在嘀咕什麼。我說：「總理先生，您比我想像的要年輕帥氣得多！」大使又笑問：「佩雷斯說了什麼？」我沒有直接回答。我面對佩雷斯說：「王大使問您和我說了什麼。」佩雷斯說：「你若是個年輕美貌的姑娘就好啦！」這話逗得全場人哈哈大笑……

那個晚上，整個宴會氣氛活躍，輕鬆愉快，大家好像有說不完的話題似的。看來外交場還不能太死板、太拘泥於形式，有時可以打破繁縟的禮節。這要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異。

# 等你回家過年

張金剛

父母年紀大了，身體大不如前；可一到年根兒，就又開始忙活，只為早早準備，收拾停當，好等你回家過年。「我」日夜守着父母，看他們忙里忙晚、忙這忙那，雖累，心裏卻開着花兒，一朵又一朵；等你回來，便可開滿整個家。

那半窖蘿蔔白菜，是父母踩着冬來的腳步，一棵棵收回，又一棵棵遞下窖的，沒有凍壞絲毫。家裏地少，這種一片兒，那種一片兒，費了好大勁，才湊了半窖。這些沒施丁點兒化肥的綠色蔬菜，父母視若珍寶；平日省着吃自不必說，還隔三差五下窖查看是否腐爛。

稍有爛葉，他們便一個窖內一個窖外，一棵棵遞出剝葉、晾曬，再一棵棵遞下碼好、貯藏。這一冬，為了這些菜，父母不知要這樣重複多少次，只為將最新鮮、最可口的留到你回家。

以前臘月裏，父母都要泡豆推磨做豆腐，可這幾年，他們做不動了。一天，母親早早起來，背着地裏打的黃豆，和鄰家大嬸商量：啥時候做豆腐，也幫帶着做點，油炸饅好，等孩子回來吃。做豆腐那天，母親坐在灶前幫忙燒火，不時指點一二，不時唉聲嘆氣：孩子也吃不上我親手做的熱豆腐了。一條條雪白的豆腐，母親慢慢放入油鍋，片刻便炸到金黃，裝了滿滿一小壺。

父母種地打的糧食少了，那頭養了一年的豬並不肥；他們常坐在豬圈那，對豬說：好好養膘，過年就指着你呢。豬卻不聽話，殺了不到二百斤。殺豬那天，母親沒敢看，只一旁吩咐父親：豬頭賣了，咱做不好孩子不愛吃；排骨剁碎，用塑膠袋包了凍好；四條豬腿留着，孩子最愛吃。製做醃肉時，彎腰往缸裏碼肉的母親，數次將紅楞楞的小肉塊蘸完鹽遞到身後，父親苦笑：我這牙口兒哪咬得動！母親一楞神：忙暈了，從前孩子在時吵着要吃，習慣了……

一年不住人，你的房間父母收拾

得很認真。長竿綁着笤帚將房頂、四牆、犄角旮旯全都清掃一遍，小蟲蟲、蜘蛛網全不放過。床單、枕巾、毛巾、香皂全都換了新的。父親將鐵爐重新安置好，換了嶄新的煙筒，備足了乾柴煤炭。尋個大晴天，母親將你的被褥拆洗了；帶上老花鏡，花一天時間一針一線細細縫上；拿到院裏曬足了陽光，疊好。或許是累了，借着暖暖的爐溫，母親枕着你的被子竟然睡到了下午；睜眼便和父親說：我夢到孩子了。

整理房間，翻出了許多照片。父母一張張端詳着：這張是上小學時的，那年月吃不好穿不好，瘦瘦的身板兒穿着他哥的舊衣，有點兒大啊；這張是上初中時，孩子長大了，臉上的小痘痘他嫌難看，我看着咋挺順眼呢；這張是上師範時，孩子省吃儉用掙獎學金，瘦成這樣怪心疼呢；這些是在農村教書時和學生照的，他還是個孩子就教起了孩子，還算有出息呀……還有一摞榮譽證書、幾本書，父母都整理好，放在了你床頭，說你肯定會在睡前翻一翻！

村裏賣年貨的小販多了起來，每次小喇叭一響，父母都要圍上去，挑三揀四，買東買西。正宗的紅薯粉條，買上一捆，做燴菜入口爽滑、嚼勁十足；乾海帶買了，開水焯好，切成細絲，曬乾，吃時一泡便好。母親買了一卷皺紋紙，說要你幫她做燈花祈福；父親買了一壺二十年的棗酒，說要和你好好喝兩盅。香油、醬油、醋、味精，他們平時就將就着，用完也懶得買，這下一次買全，不想讓你感覺飯菜寡淡無味。鍋碗瓢盆筷碟盤，該換的都換了，全都清洗乾淨，不留一絲污漬。過年寫對聯用的大紅紙、墨汁都買好了，非要等你回來寫，說貼你寫的對聯才算過個火紅年、團圓年！

父母忙活的時候，我就跟在身後，形影不離。村裏人打趣他們說：大黃一年到頭守着你倆，真是個「好孩子」。我搖搖尾巴，「汪汪」兩聲，乖乖尾隨；但我知道，父母更需要你；他們日思夜盼已等了你一年。

家裏一切都準備好了，就等你回家過年，這次可要多住幾天啊！

## 東西走廊

看過《007》系列電影的一定對英俊瀟灑、技能出衆、武器酷炫、美女簇擁的英國間諜占士邦（James Bond）印象深刻。但你知道嗎？電影主人公在生活中有原型。美國作家羅夫特斯（Larry Loftis）在新著《入獅口》（Into the Lion's Mouth）中介紹說，作者弗萊明（Ian Fleming）二戰時期為英國海軍情報機構工作，親眼目睹雙重間諜波波夫（Dusko Popov）的冒險經歷，據此寫出「007」間諜系列小說。以後數十年，這個人物更因荷里活電影流傳世界，成為不朽經典。

波波夫一九一二年出生於塞爾維亞的銀行業豪門之家。留學英國時因反抗老師權威被開除。留學德國讀法學博士時，又因為發表對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不敬的言論被秘密逮捕，幾乎喪命。幸虧貴族出身的德國同窗好友相助，他被遣送出境。他一九三七年起在克羅地亞開業當律師，混得風生水起。一九四〇年這位好友再次出現在他的生活中，希

## 文化什錦

余光中和村上春樹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物，一位是台灣著名的詩人學者兼散文作家，另外一位是日本小說家，其作品暢銷全世界。余光中和村上春樹兩人相差二十一歲，是屬於兩個不同世代的人，余光中的作品傳遍華人世界，余光中對中國文學最大的貢獻是中文詞彙的創新和中文句法革命性的發展，由此他掌握了精湛中文而創作出迷人的詩文。余光中的作品必須是熟悉中文的人才能欣賞。雖然有人把余氏作品翻譯成外國文字，但是這些翻譯只能說是求得近似值的翻譯，余光中詩文的神髓在翻譯過程大半會消失掉。看余光中如何讚美中文：「倉頡所造許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緊義山所織錦雪芹所刺繡的中文」，這個句子如翻成外文，恐怕要加一大堆註解和說明才能使人了解其意。反之，以小說創作為主的作家，其作品就較易跨越語言文字的界線，亞洲的作家得到諾貝爾獎的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高行健，莫言等人都是小說家就可以說明這一事實。村上春樹的小說不但在日本暢銷，而且被翻譯成四十幾種文字風行全世界。村上春樹能否得諾貝爾獎沒有人知道，但小說家的確比詩人容易得獎。

村上春樹和余光中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們都喜歡搖滾樂。村上春樹對於古典音樂、爵士樂和搖滾樂都有深入的了解。他出版了一本「和小澤征爾先生談音樂」，顯示出他掌握古典音樂知識的深度。自從十幾歲時就喜歡聽搖滾樂的村上春樹也熱愛披頭四的音樂，他甚至用披頭四一首歌「挪威的森林」來作為小說的書名，有人指出把「Norwegian Wood」翻譯成「挪威的森林」是錯誤的，應該是「挪威的松木」或是「挪威的松木傢具」。但是如果村上春樹把小說名為「挪威的松木傢具」，那就詩意全失了。「挪威的森林」小說在開始的第一頁就出現這首歌的演奏曲，引起主角回憶並開始倒敘故事情節，書中女主角直子很喜歡這首歌，每次要玲子姊彈這首歌時她就要在撲滿投入一百圓的硬幣。直子說：「我聽到這曲子有時候會非常傷心。不知道為什麼，但覺得自己好像正在很深的森林裏迷了路似的。」

余光中說他在一九六九年旅美講學時，獨自高棲山城丹佛，最能消愁解憂的寄託是民歌與搖滾，尤其是披頭四的歌。他這樣寫着：「黑人的藍調靈歌，白人鄉村民謠和黑白激盪的搖滾樂，更能夠愜心沁脾，撫慰我陰鬱的愁腸。」這時候他接觸到披頭四的唱片「花椒草曹寂寞芳心俱樂部樂隊」，而着迷於這唱片裏面的歌曲，如「當我六十四歲」、「可愛的麗姐」、「露西在天上戴鑽石」。余光中也提到披頭四另一張唱片「橡皮靈魂」，有一首名曲叫「挪威的森林」：「撲朔迷離，許多人連題目都不懂，藍儂原就無意寫明白，歌詞說她帶我進房間，問房間不錯吧，又自答是「挪威木料」。所以譯成「挪威的森林」是不對的。藍儂對「滾石」的記者坦承：當時他要寫的是段婚外情，但不願



► 詩人余光中  
▼ 小說家村上春樹

資料圖片

# 菜場見聞

菜場是人和物的集散地，除了菜販，別的經商者也愛來湊熱鬧，所以菜場周圍少不了賣服裝的、賣鞋襪的、賣提桶和盆子的，還有賣小家電的。到了公休日日常有開着三輪貨車的來加運。一天，來了一車皮包，每個只賣三十元。車上掛着個小喇叭在解釋緣由：「混蛋老闆扣我們的工資，帶着小姨子跑了，我們打開倉庫……」過了幾個禮拜，這輛車又開來了，可是廣告詞變了：「買一個送給丈母娘，女婿就比兒子強……」

菜場也是城鄉交流之地。受城市生活感染，菜農的語言愈來愈客氣。原來只在商店

望他能做中間人，幫忙把自己名下的產業轉賣給英國人。同時，德國軍事情報機構Abwehr與波波夫接觸，希望招徠他為己方服務。為了好友，也為了自己，波波夫權衡之下與英國情報機構MI5和MI6取得聯繫，獲准充當雙面間諜，從此開始了充滿危險、秘密、陰謀的生涯。

和電影中的占士邦一樣，波波夫生活方式奢華，舉止高調，身邊一直美女如雲。他在二戰時期的「間諜之都」、葡萄牙里斯本的活動足以為電影《卡薩布蘭卡》提供靈感。實際上，他的精彩表現也果真成為弗萊明的第一部「007」小說《皇家賭場》（Casino Royale）的原型。當他接受德方命令去美國建立間諜網時，FBI靠他獲取德國間諜的資訊。然而，當他在一九四一年提前四個月通知FBI德國情報機關正在搜集資料、協助日軍偷襲珍珠港時，當時的局長胡佛因為厭惡他的花花公子做派，對這個重大情報置之不理，也沒有通報給總統羅斯福。珍珠港事件發生後，胡佛還試圖掩蓋自己的失誤，甚至派人刺殺波波夫。事件的真相直到一九七二年FBI檔解密時才公諸於世。盟軍準備從諾曼第登

陸打擊德軍時，又是他為德軍提供假情報，說盟軍會從多佛登陸，為加速二戰的結束立下了功勞。

作為雙面間諜，波波夫曾多次遇險。一開始，他和英國情報機關的頻繁接觸被家中司機窺察、差點被告密。他在美國因為和荷里活女星約會，又險些暴露身份。其餘死裏逃生的事件不勝枚舉。難怪英國情報機關的官員說他是「把腦袋放到獅子的血盆大口中」。然而他本人對占士邦並不認同，覺得被視為「占士邦的原型」是對他智商的侮辱。他聲稱：如果真像電影裏演的那樣，這個間諜四十八小時內就會喪命。

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為出色的間諜？行內人說，間諜都是雙面人，一面無情、欺詐，另一面誠信、忠實。最重要的是他們得擅長演戲。波波夫的例子證實了以上描述。不過，他的與衆不同之處可能是對朋友有情有義，有始有終。對青年時代的救命恩人、二戰時被殺的德國好友，他不但出手殺人為他復仇，而且戰後為他還清債務、贍養家人。欺騙與忠誠，冷酷與友誼，鐵血與柔情，就這樣不無矛盾地體現在同一個人身上了。

# 余光中、村上春樹和巴布狄倫

張道穎



► Bob Dylan相關文學作品  
資料圖片

木」或是「挪威的松木傢具」。但是如果村上春樹把小說名為「挪威的松木傢具」，那就詩意全失了。「挪威的森林」小說在開始的第一頁就出現這首歌的演奏曲，引起主角回憶並開始倒敘故事情節，書中女主角直子很喜歡這首歌，每次要玲子姊彈這首歌時她就要在撲滿投入一百圓的硬幣。直子說：「我聽到這曲子有時候會非常傷心。不知道為什麼，但覺得自己好像正在很深的森林裏迷了路似的。」

余光中說他在一九六九年旅美講學時，獨自高棲山城丹佛，最能消愁解憂的寄託是民歌與搖滾，尤其是披頭四的歌。他這樣寫着：「黑人的藍調靈歌，白人鄉村民謠和黑白激盪的搖滾樂，更能夠愜心沁脾，撫慰我陰鬱的愁腸。」這時候他接觸到披頭四的唱片「花椒草曹寂寞芳心俱樂部樂隊」，而着迷於這唱片裏面的歌曲，如「當我六十四歲」、「可愛的麗姐」、「露西在天上戴鑽石」。余光中也提到披頭四另一張唱片「橡皮靈魂」，有一首名曲叫「挪威的森林」：「撲朔迷離，許多人連題目都不懂，藍儂原就無意寫明白，歌詞說她帶我進房間，問房間不錯吧，又自答是「挪威木料」。所以譯成「挪威的森林」是不對的。藍儂對「滾石」的記者坦承：當時他要寫的是段婚外情，但不願

讓太太知道實況，所以詩句隱晦難懂。」

二〇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美國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港譯：卜·戴倫）。很巧的是巴布狄倫也是余光中和村上春樹共同心儀的民謠歌手。余光中曾模仿巴布狄倫的歌曲「在風中飛揚」，寫成了「江湖上」一詩。余光中發表過一篇文章「苦雨就要下降」，記述披頭四樂團的喬治哈里森和林戈史塔為救助東巴基斯坦的災難在一九七一年舉辦的演唱會。在這音樂會中巴布狄倫意外的出現。介紹他的哈里森只說了一句「我請來了一位朋友，大家的朋友，巴布狄倫先生。」

余光中繼續寫着：「果然是他。……長長的歡呼聲中，他僅僅微啟笑容，舐舐嘴唇，錚錚琮琤撥響吉打，向麥克風吟起『苦雨就要下降』。六十年代民歌和搖滾樂最重要的人物，美國青年最尊重的新文化英雄、詩人、作曲家、歌手的巴布狄倫，每一次出現在公開的場合，都是年輕人世界的一件大事。……他是最活潑最狂放的搖滾樂壇上一尊最嚴肅最沉默的史芬克獅。現代酒神的孩子們唱起歌來，他是唯一不醉的歌者。他的神秘，多出現一次，就增多一分。巴布狄倫今晚的出現，使這場音樂會具有歷史的意義。……他唱九年前的成名作，也是六十年代第一聲抗議的『在風中飛揚』。這首歌的聯想太多太多，它牽動了「彼德、保羅和瑪麗」到『菁華三姝』到瑪琳狄翠琦的回憶。」村上春樹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提到巴布狄倫，他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結尾也寫到巴布狄倫和「在風中飛揚」這首歌：「正面看得見海。看得見卸完貨吃水線浮上來的舊貨船。海鷗像白色斑點一樣到處停着。巴布狄倫正在唱着『在風中飛揚』。我一面聽歌，一面試着想……世界充滿了各種形式的啓示。」余光中偶爾會上電視節目訪問藝文界人士，如電影導演李安等人。如果有一天余光中遇上村上春樹，兩個人會談些什麼呢？假設文學這個題目兩個人談不來的話，可以談談搖滾樂、披頭四和巴布狄倫。

易湘壬

一天，剛進菜場，就見一位賣菜的大伯和買菜的大媽在爭執，大伯賣的小油菜品質上乘，一斤左右一把，每把用一根小紅繩繫牢，煞是可愛。他不忘做廣告，說是自家種的，沒有用農藥。大媽有些不滿，說別家只賣二塊五一斤，你為什麼要賣三塊一斤？大伯堅持優質優價。大媽憤憤離開，嘴裏還嘮叨些不耐聽的話。我在菜場轉了一圈完成採購後往回走，見那位大伯和大媽仍在理論。這一回，爭執的主題變了——大媽倒是願意以優價來換優質，但大伯不幹了。只聽大伯連聲嘆：「就是不賣給你。」看來，錢這個東西，未必那麼神，有時你會連幾根眼前的小油菜都買不到。

